

白菊

栖见——著

上

「沈同学，之前的十六年我都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现在你知道了，以后也得给我记着。」

You Are My Desir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白日梦  
我

栖见——著  
上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白日梦我 / 栖见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500-3285-9

I. ①白… II. ①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5567 号

### 白日梦我

BAIRI MENG WO

栖见 著

---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夏童
责任编辑	叶姗
特约策划	鹿玖之
特约编辑	鹿玖之 张瞧瞧
封面设计	陈飞
版式设计	赵梦菲
封面绘图	VIVID 雨希
封面题字	杜睿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9.75
字数	586 千字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285-9
定价	69.80 元 (全二册)

---

赣版权登字: 05-2019-1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很暴躁的社会哥	001
第二章	和社会哥做同桌	019
第三章	跟同桌相亲相爱	036
第四章	我说我上面有人	054
第五章	相逢是缘火锅趴	074
第六章	小林教你学物理	094
第七章	大佬考场秀恩爱	113
第八章	旋风少女撸大佬	132



目  
CONTENTS  
录



第九章	假学渣与真学霸	151
第十章	早恋影响我学习	170
第十一章	运动会上惹风波	190
第十二章	暧昧不明的醋意	211
第十三章	想跟你一样可爱	231
第十四章	你是不是喜欢我	251
第十五章	隔壁村头沈铁柱	271
第十六章	篮球场上见真章	290



## 第一章 很暴躁的社会哥

八月底，烈日炎炎，热气凝固在一起，黏腻而憋闷。

一直到开学前几天，几场大雨兜头泼下，气温才稍降了几度。

下午两点半。

林语惊站在商场门口，看着外面雨水噼里啪啦地砸在平整的石板地面上，蹦起的水花溅得站在外侧的人鞋子都湿透了。

林语惊等了十分钟，雨势不减。

林语惊单手拎着购物袋，翻出手机，确认了没有来电和信息后，走到角落里巨大的玻璃门前，将袋子挂在胳膊上，两只手食指和拇指分别对在一起，比了个相机取景器的手势，然后举到面前，闭起一只眼。

高楼林立，商场大楼隔街相望，门市开着风格各异的店面，街对面星巴克的巨大标志被大雨冲刷着，绿色的美人鱼像是沉入了海底，整个画面都透着一股湿漉漉的、灰蒙蒙的繁华。

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

林语惊是两天前才到 A 市的。

三个月前，她见证了林芷和孟伟国纠缠多年的婚姻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两个人离婚前还打了一架，因为林语惊的抚养权。

当时晚上六点半，他们决定离婚的第二天，三个人坐在餐桌前吃着他们一家三口的最后一顿饭。他们从房子、财产、房车说到林语惊，林芷表情全程平静，带着一种麻木的冷漠：“住的这套房子归你，车我也不要，孩子你带走。”

孟伟国本来听见前半句话的时候是满意的，后半句一出来，他皱起

眉：“什么叫‘孩子我带走’？”

林芷有点不耐烦：“我没时间管。”

“你没时间我就有时间？”

“你应该有啊，”林芷冷笑了一声，“软饭吃了这么多年，现在装上大忙人了？”

孟伟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恼羞成怒地瞪着她，深吸了一口气平复情绪：“林芷，今天大家好聚好散，我不想跟你吵，希望我们能互相尊重。”

林芷扬眉：“怎么，现在想起来跟我谈尊重了？你当初入赘到我们家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要这个脸呢？”

孟伟国忍无可忍，砰的一声狠狠拍下桌子，站了起来。

林芷也紧跟着站起来，战争的号角被吹响，两个人开始昏天暗地地吵，桌子上的饭菜被摔了个七七八八。

林语惊跷着二郎腿，用筷子戳自己碗里的白米饭，就这么撑着下巴看着两个人因为孩子归谁管这个事爆发出新一轮的争吵，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就当着她的面开始互相推脱，好像她是条狗，听不懂人话，没人在意，情绪也根本不需要被照顾。

孟伟国是入赘的。

林芷家三代从商，富得流油，孟伟国跟她是大学同学，从农村考进城里的，学习好，能说会道又低调，而且长得很帅。

十八九岁的少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棉T恤，样貌清秀，身材挺拔，看起来孤傲而英俊。

被这样的男生追求，没有哪个姑娘会不心动，林芷也不例外。

穷学生和千金小姐恋爱结婚了，结局不一定都是好的。

从林语惊有记忆起，爸爸和妈妈就好像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她看得出林芷对孟伟国已经厌恶透了，对这个男人的极端厌恶连带着磨掉了对自己孩子仅剩的一点喜爱。

林语惊本来以为，被父母当作负担想要抛弃的时候她会有点难过，然而真的看到这一幕，她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像是一口气干掉了一桶烈酒，

舌头、脑子都麻得半点知觉没有，木掉了。

孟伟国没有坚持和林芷打官司。

林芷家人脉、背景、钱样样都有，他去硬碰硬完全就是死路一条。最终，林语惊归他，林芷每个月给林语惊打固定数额的抚养费。

孟伟国先生迅速从上一段失败婚姻的阴影中走出，在离婚一个月后带着林语惊见了他的新女友关向梅，两个人光速发展并且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结婚、领证、搬家到这个女人居住的城市来，入赘入得十分熟练。

林语惊只觉得长得帅又会说话真是好，有这么多傻子富婆愿意跟他结婚。

把她送到这儿来的第二天，两个人度蜜月去了。临走之前关向梅微笑地看着她：“以后你就把这里当作自己家。”

林语惊点了点头。

“我儿子这两天和同学出去玩了，应该明天回来，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让他照顾着你点，以后他就是你哥哥，一会儿我把你的手机号给他，你们自己联系联系。”关向梅继续道。

“……”

林语惊并不是很想和她儿子联系联系，但是她更不想一来就破坏掉这种表面和谐的家庭气氛，所以还是安静地点了点头。

果然，关向梅很满意，又说：“有事也可以跟张姨说，不用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拘束，大家都很喜欢你。”

“……”

林语惊看了一眼旁边就差把“现在什么野鸡都能装千金了”“吃软饭的爹带着他闺女来分家产”和“你别想拿一分钱”刻在脸上的张姨，觉得关向梅的眼神可能有点不太好。

商场里面冷气开得太足，因此乍一出来觉得很热，连雨都带着热气，仿佛等不到落地就会被蒸发在空气中。

林语惊没什么表情地看着雨幕，再次看了一眼时间。

三点了。

她轻轻跳了两下，活动了一下站得有点麻的腿，手机铃声响起，是她昨天晚上刚存上的手机号，她那个需要“联系联系”的哥哥打来的。

林语惊接起电话：“哥哥。”

男人似乎被她这一声“哥哥”惊住，沉默了至少十秒钟，才问：“东西买完了？”

“嗯。”

“我感冒了，就不去接你了。”哥哥冷冷地说。

“……”

林语惊觉得她给自己的定位挺准确的，她一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不屑于和任何人弄假做戏，而且这人演技还这么差，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姓林呢，娇花林妹妹。

她便关心起他的病情：“严不严重，多少度呀？”

小姑娘的声音有点小心翼翼，轻软好听。对方又沉默了十秒，声音有些犹豫：“四十。”

“……”

“我帮您打个119吧。”林语惊真挚地说。

火警消防电话，119。

男人把电话挂了。

林语惊放下手机，抬起头来，看了眼外面电闪雷鸣，仿佛能砸穿石板地面的大雨，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林语惊的新家在市中心的别墅区，隔着两个街区是一片破旧的老式居民楼。

能住这种大城市市中心的一般情况下有这么两种人，一种是穷得只剩下一个弄堂里小房子的，一种是富得流油买二三十万一平方米豪宅的。

车子开到一半雨停了，空气里混合着泥土的湿润味道，想到要跟她那个素未谋面、体弱多病的“哥哥”和那个眼睛长在脑门儿上的张姨待在一块儿，林语惊气都喘不匀了，直接在那一片老式居民楼后面下了车，打算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迷两个小时路再回去。

每个城市都会有这么一片地方：老房子，古旧的墙，木质的窗，深红色的油漆一片一片脱落，窗口拉出长长的杆子挂着各种床单和衣服，有种浓缩了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底蕴和气场的感觉。

林语惊穿过狭窄的弄堂往前走，果然，最外边一圈开着几家低调中透着高端的工作室店面，她简单扫了两眼，继续往里走。

她晃晃悠悠，边走边唱着《海绵宝宝》的主题曲，走到头，往左边一拐，看见一扇黑色的铁门。

单开的门，半虚掩着，门上用白色的油漆涂着一串儿英文，看起来有点像什么鬼屋的入口。

林语惊脚步一顿，走上前去，看清了上面写着的字母是什么。

——TATTOO。

文身的店？

铁门不高，她踮起脚，里面是一个三四平方米的小院，正对着一扇木门，上面的木牌子上刻着个很复杂的图腾似的东西。

林语惊被这个从里到外都写满了“我十分牛，但我十分低调”的文身店深深吸引了。她犹豫了几秒，抬手，伸出一根食指来，轻轻地推了一下黑色的铁门，嘎吱的一声轻响悠长地划过。

巴掌大小的一个院子里面，植物的生长轨迹很狂野，看起来常年没人打理。

林语惊走到门口推门进去，屋里光线昏暗，深灰的墙，上面挂着红色的挂毯和密密麻麻的各种文身图案，漂亮又精细。

她仰着脑袋看了一圈，一回头，顿住了，才发现这屋里有人。

门后角落那块儿，被门板挡住，是视线死角，刚一进来看不见。

深灰色的长沙发，厚地毯，无数个靠垫、抱枕乱七八糟地丢着。

沙发上坐着三个人，长得都挺帅的，属于那种很有个性的帅哥，三人留着三胞胎似的脏辫拖把头，文着三胞胎似的繁花臂。

三个花里胡哨的“拖把”看着她，一动不动，一时间气氛有些诡异。

其中一个还保持着一手夹烟凑到唇边的动作，烟嘴悬在离唇边三厘米的位置，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

然后，他眼睛动了动，从她的脸一直往下，移到了她的衣服上。

林语惊不明白这几个人为什么会露出一种像是观赏动物园大猩猩一样的神情。那种新奇又诡异的眼神，差点让她以为自己刚刚是唱着《青藏高原》进来的。

她就这么被扫视了三四秒，然后有点尴尬地抬了抬手：“……嗨？”

啪嗒一声，空气重新开始流动。

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的拖把一号最先反应过来，也跟着打了个招呼，拖着声：“欢迎光临，你等一下啊。”

他把烟咬进嘴里，用胳膊肘往身后戳了戳：“倦爷。”

林语惊这才看见，这长沙发上还有第四个人。

幻之第四人头上盖着一块深灰色的毯子，毯子一直盖到腰腹，下身一条深灰色的长裤，整个人完全融入了同样颜色的沙发里，肚子上还放着两个抱枕，睡得一动不动，又被他的拖把朋友挡住了大半，一眼扫过去还真看不见。

这人被戳了好半天依旧没反应，挺尸一样躺在沙发上，像一个高贵的睡美人。

拖把一号又叫了他一声：“沈倦。”

“睡美人”蠕动了下，从鼻腔里哼出一声，靠着沙发背将屈起的那条大长腿伸直，翻了个身脸朝里继续睡。

毯子还蒙在脑袋上，厚厚的一张毯子，林语惊都怕他把自己给憋死。

拖把一号“啧”了一声，扭着身子，两巴掌拍在他的屁股上：“别睡了，起来接客！”

“睡美人”的清梦几次三番地被扰，又被一花臂猛男袭了臀，骂了句脏话。

他抬手捞了个抱枕朝着旁边的人砸过去，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带着浓浓的倦意，沙哑又不耐烦：“我接个屁，滚。”

“……”

一个非常暴躁的社会哥。

后来熟悉了以后，蒋寒每当说起第一次见到林语惊的时候，都会露出很神奇的表情。

“就穿着条小裙子站在那儿，眼睛干净得跟玻璃珠似的，一看就是个乖宝宝，和周围气质太不搭，”蒋寒摇了摇头，“我也有看走眼的一天。”

但此时此刻，林语惊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脑子里全都是他的脏辫拖把头，大写的“拖把一号”。

拖把一号反应很快，在抱枕砸上脸的一瞬间举远了烟，抬手一挡，抓住了抱枕。

他手腕转了一圈，将抱枕抱进自己怀里，将烟重新叼进嘴里，神情凝重：“好功夫啊。”像一个二傻子。

这二傻子一副完全不觉得自己傻的样子，见叫不醒人，转过头来笑眯眯地挥了挥手，配上他的脏辫和大花臂，有种说不出的狰狞：“妹妹，不好意思啊，我们老大精神状态不太好。”

“……”

林语惊不知道这人为什么有一种能把“他精神状态不太好”说得让人觉得像是“他有精神病”似的气质。

她看了一眼他举起来朝她热情挥舞着的手臂，又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得看起来像是死过去了一样、那位叫沈倦的社会哥的——屁股。

别说，还挺翘。

林语惊对这两人有了一个粗略的初步判断：不像是直的。

她点点头，想说“没事，我就随便看看的，你让他睡吧”。

结果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拖把一号已经单手抱着抱枕，另一只手往沙发边一搭，手肘再次戳上睡着的那位暴躁老哥。

沈倦昨天一晚上没睡，上午又出了门，刚睡了没几个小时，正处于睡眠不足、情绪不稳、极端暴躁的“丧尸状态”，又被人第二次袭臀。

他烦躁又低沉地“啧”了一声，反正睡不着了，翻了个身平躺在沙发上，抬手将脸上蒙着的毯子一把扯了。

有一瞬间，林语惊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拖把头四号。

毕竟一家人嘛，就是要整整齐齐。脏辫、文身、大花臂，情侣款，亲

密无间的象征。

头上顶着的深灰色毯子被扯开，社会哥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从外形上来说一点儿都不社会，和他的“好基友”不怎么“亲密”，甚至看起来应该也没比她大多少，还是个少年社会哥。

少年社会哥乌黑的短发理得干净利落，单手撑着沙发垫坐起来，垂着头，手臂搭在膝盖上，衣服袖子卷着，露出一截冷白消瘦的手腕。

他慢吞吞地抬起头，漆黑的眼，眼形狭长，眼尾稍扬，此时眼皮子耷拉着，全身散发着“老子不太耐烦”的气场。

他缓了十几秒，终于慢吞吞地眯着眼看过来。

大概是刚刚平复了一下起床气，倒也没很暴躁地迁怒到林语惊，只是拧着眉打了个哈欠，站起来：“文身？”声音里带着没睡醒时的沙哑，还有一点鼻音。

林语惊随口应了一声：“啊。”

“哪儿？”沈倦转过身去，将刚刚蒙在脑袋上的毯子拎起来，随手搭在沙发靠背上。

从背面看，两条腿笔直，长得让人想吹口哨。他的黑衣服压得有些皱，边缘塞在裤腰里，露出一段皮带。

林语惊视线不受控制地扫向他那被袭击了两次、确实挺好看的屁股上，低声无意识地脱口而出：“这屁股……”语气似赞赏，似叹息。

空气寂静了。

拖把一二三号再次机械地抬起头。

沈倦回过头来看着她，神情困倦漠然。

林语惊本来觉得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就是自言自语的音量，但屋子里一片安静，显得就格外清晰。

话说出口的下一秒她就回过神来，在对方转身的瞬间已经迅速反应，四目相对时她甚至调整好了表情，眨巴着眼安静又无辜地看着他，似乎还带着小羞涩：“就文在……”

她顿了顿，十分不好意思的样子：“可以吗？”

沈倦扬眉：“可以。”

看见了吗？多么淡定！

不愧是见过世面的社会哥，不就是文个臀吗？人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牛皮既然已经吹开了头，就有吹下去的必要和义务，林语惊心一横，开始翻看墙边长木桌上的图案册子和乱七八糟散开的各种铅笔草稿纸，假装研究着弄个什么图案好。

毕竟这位暴躁的社会哥已经醒了，她如果还用“我就随便看看，你继续睡吧”把人家推回去可能会挨揍。

“哎，”林语惊捏起了张上面画着个奇丑无比的哆啦 A 梦的纸，不明白这么一堆高端、精致的作品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属于十岁以下小朋友的作品，“这个哆啦 A 梦好可爱啊。”

沈倦已经走过来了，帘子唰地一拉，角落那一片放着沙发、坐着人、休息区似的地方和外面的工作区域被划分开，他走到她旁边瞥了一眼纸：

“Hello Kitty。”

“啊？”

“这是个 Hello Kitty。”

“……”

林语惊仔细一瞅：哦，有耳朵，那行吧。

她干巴巴地笑了两声：“这是家里小朋友画的吗？”

沈倦又打了个哈欠，声音很好听，就是带着鼻音，听起来有点闷闷的：“我画的。”

“……”

兄弟你别骗我吧？

你告诉我就你这个画工真的是个文身师吗？

林语惊沉默了几秒，决定换个角度：“那，文身的位置不同，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问得合情合理，总不会出错了。

“疼痛、保养都不一样，”沈倦靠着墙站着，无精打采地拖着声，“你要是信风水命理，那就还有说法。”

“哪里最疼？”

“皮肤薄的地方。”

“哦，”小姑娘缩着脖子，看着好像还挺怕的，“那哪儿比较不疼啊？”

沈倦也看出来，这位朋友就是看他醒了，也不好意思再把他撵回去，强行没话找话随便问问的，他干脆连电脑都不打算开了。

他顿了顿，直勾勾看了她一会儿，才似笑非笑地说：“就你要文的那个地方。”

林语惊：“……”

林语惊七扯八扯地和沈倦聊了五分钟，绞尽脑汁地把自己脑子里能想到的关于文身的问题全都问了一遍，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大大松了口气。

到最后，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话了，沈倦就靠着墙懒洋洋地站着，林语惊能感受到他冷淡的视线，她也懒得理。

走的时候，还是拖把一号塞了张工作室的名片给她，让她考虑得差不多了再来。

沈倦全程都保持着那一个姿势，站得像没骨头一样，依然一副困得睁不开眼睛的样子。

蒋寒刚准备关门，回头看见他打哈欠，拍拍门框：“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偷地雷去了？”

沈倦坐进旁边的懒人沙发里，随手从桌边捞了个飞镖，半眯着眼一边又打了个哈欠，一边对着屋子另一头墙上的黑色镖盘丢了过去：“生活不易。”

绿色的塑料小飞镖，浑身上下都写满了粗制滥造，末端还有塑料薄片的毛毛边，咻的一下，飞过半个屋子稳稳地扎在镖盘上。

蒋寒看了一眼，距离比较远，跑过去两步才看得清，小飞镖正好落在小小的红色靶心上，半点都没偏。

“我倦爷还是那么地帅气，”蒋寒不是第一次见了，还是觉得叹为观止，离得远，光线又暗，他在那个位置甚至都看不清靶心在哪儿。

蒋寒回身过去把门关好，趴过去小声说：“刚刚那妹子，有点好看啊。”

沈倦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就身上那个小仙女的劲儿，你懂吧？和外面的那种装的不一样，是真仙。”

沈倦的视线在空中停了停，脑子里忽然蹿出那位小仙女刚刚的样子。

人是好看，腿又细又直，皮肤白出了透明感。

就是眼睛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她看着他的时候可能和看着地上的石头也没什么两样，空洞洞的。左眼写着“不在意”，右眼写着“随便吧”，合起来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到底在干什么”。

一个十分茫然、丧得很不明显的颓废少女。

总之，不是真的像看起来那么仙。

两秒钟后，沈倦重新垂下眼帘，情绪也不高：“你不是就喜欢蒸汽朋克风的吗？”

“什么叫我就喜欢蒸汽朋克风？”

蒋寒一脸严肃地捋了把自己的脏辫：“我欣赏一切风格的养眼美女，刚才那个，也太可爱了，像个偷偷干坏事怕被人知道的小朋友，我都能听出她说话时的紧张来。”

沈倦挑了下眉，不置可否。

蒋寒越说越觉得后悔：“我怎么刚刚没想到下手呢，我怎么就给了她工作室的名片呢？我应该直接加个私人联系方式什么的啊，多纯多乖的家养小奶猫！”

沈倦抬头瞥了他一眼，觉得有些好笑地重复：“乖？”

他的视线落在木桌上那张奇丑无比的 Hello Kitty 上：“就这小猫，你真下手，她能让你骨头都剩不下。”

蒋寒觉得他完全就是对人家姑娘有偏见，因为她的到来打扰了他老人家补觉。

蒋寒往旁边一靠：“这种涉世未深的小仙女，寒哥撩起来自己都害怕。”

“哦，”沈倦把长腿往前伸了伸，用食指在桌沿上轻敲了两下，懒洋洋地说，“你撩。”

林语惊出了文身工作室以后又逛了逛才回去，天黑了大半的时候，她接到了关向梅家里司机的电话。

司机姓李，她只在刚下飞机的那天见过他一次，从机场到新家一路上都很安静，话虽不多，但是人看起来很好相处。

接到电话的时候她刚从药店出来，小白塑料袋里花花绿绿的小盒子，各种治感冒、发烧、流鼻涕的药一大堆。

哥哥讨厌归讨厌，也不能真的天天跟他吵得天崩地裂。

林语惊用手指勾着塑料袋甩来甩去，单手抓着手机凑到耳边，没出声。

她以前朋友也不多，走心的更少，两个发小——陆嘉珩和程轶都是这边电话一接通，那边就开始直接自顾自噁里啪啦讲的人，所以她习惯性等着对方先开口。

安静了两秒钟，对面始终没声音，她反应过来，后知后觉地补了句“您好”。

“您好您好，”电话那头也连忙回了话，“林小姐，我是老李，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马上回去。”林语惊漫不经心道。

那边顿了顿，又说：“你给我发个定位过来吧，我去接你，天快黑了，小姑娘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不太安全。”

林语惊顿住了，抬眼扫了一圈周围的环境，半天才说：“不用了，那多麻烦您，我一会儿自己回去就行。”

老李笑道：“什么麻烦不麻烦，我一个司机，就是干这个的，或者你拍张附近的照片发过来，我就能找到你。”

林语惊垂着眼，这边的天气不仅热，而且雨后潮湿得像是泡在水里，让人一时半会儿难以适应。她答应下来，挂了电话以后拍了张照片发过去。

她本来就在家附近不远，没过几分钟，一辆黑色的宾利停在路边。

林语惊扫了一眼车牌号，拎着袋子走过去，打开后座车门坐进去。

老李跟她问了声好，她微微欠了下身：“麻烦您了。”

老李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不麻烦，应该的。”

林语惊没有说话，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车子里一片安静。